



## 请赐我以水

■谢虹（河北）

请赐我以美名，摘取香草和留夷  
正当新正之月，孤舟那么白  
请赐我以书和美好的品质  
在香港沅水吮饮木兰花的清露  
赐我鲜透的巨笔，行走在《九歌》之中  
用青铜铸剑，看历史顺江而下  
在浩大的九河，以水漾波  
为家为国，为我的香草美人抛  
光出月明风清

而韶关渐远，我种下的万亩杜衡和春兰  
始终没有迎娶的消息  
只好任由长长的胡绳花索垂下几千年的往事  
信马游缰弹拨庙堂和江湖  
引动八方的风声行走在大江的悲歌之上

百金买骏马，千金买美人，万金买高爵  
秋风既起，叫我正则唤我灵均  
用沧浪之魂，濯我足濯我衣  
“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”  
最后，请赐我以水

## 辨别

■李日清（山西）

母亲没有佩戴老花镜  
她一个人在夏日里的阳光下忙碌  
慢慢低下腰肢，把跑偏的豆荚扶在木架上  
一手把捉到的虫子，放在鸡舍里  
有时匍匐在地面上  
清理雨后的杂草。嘴里不停唠叨  
经常要养成勤谨的习惯  
要不花朵就不绽放，果子就会成为矮人  
日子就会变味发霉  
趁着没风没雨的时日  
趁着自己身子骨的走向  
她不停对着天空宣誓  
拔掉内心的荒芜，识别过的一草一木  
必须释放出各自的香色  
让曾经不堪回首的岁月不再上演

## 蔷薇花语

■朵朵（河北）

一场雨，带走春天的梦  
夏天的日子里  
我的浪漫，在花蕊中曼舞  
包裹的心事，  
一层又一层  
风儿带走我的裙摆  
翩然，摇曳在谁的心房？  
饮尽这人世间的相思语，是甘还是苦？  
向空中遥寄一束素简  
一枚绿色的邮票，便是收信人

副刊部责任编辑：  
金松 叶桂秀 郭园  
王晓军 冯开俊

## 父亲节忆父

■华夏雪（浙江）

6月16日，是父亲节。屈指一算，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4年了。

我极力回想父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，把收藏在心灵角落里的诸多往事慢慢地翻找出来。

说起父亲就有讲不完的话语，述不尽的思念。年轻时的父亲有魁梧的身材，坚实的肩膀踏实的脚步及勤勤恳恳的一生。24年过去了，父亲的形象还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然而，每当想起父亲，一切仿佛如昨。

父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念过书，又去当了五年的志愿兵，退伍回来后便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算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父亲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农田与家庭成了父亲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。生活虽有压力，但他依然很快活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在一天天长大。岁岁年年，一家人就这样简单且又幸福地生活着。

父亲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业，叮嘱我们读好书将来才会有出息。他自己还是每天扛着锄头顶着太阳出去干活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父亲说再苦再累也得干。

我是个女孩子，在家中排行最小，因此，父亲对我是最宠爱的，如果有事姐和哥常会被揍。说真的，我们三兄妹还是比较惧怕父亲的，父亲看起来很严肃，虽然和父亲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，可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直到那次不经意的回眸，我才从他默默眼神中领略到他是爱我们的。父亲的爱虽不那么细腻，却是那样的深沉。

有一次，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出门上学，父亲没有多余的语言，总是埋头干自己的活。我跨出门不小心被门槛绊倒摔倒在地，父亲急忙扔下手里的活扶起我，问道：“摔到没？”我忍痛摇了摇头，父亲拍拍我裤子上的尘土，我站起来便走。在一个拐弯处无意间转过身，下意识地回过头竟发现父亲在专注地看着我，目光仿佛一直在追随着我，这画面定格在我的心里一直到现在。父亲发现我在看他，便慌乱地收起目光背过身去。我看到父亲高大的身躯不单单是一道背影，而是一种沉默厚重的父爱在传递。

父亲有个下棋的爱好，虽说下棋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不但能提高观察能力，还能提高记

忆能力和思维能力。然而，母亲却不喜欢父亲下棋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背着母亲在一间空猪棚内和人下棋，一下就是一个通宵，母亲带着我到处找也没找到。夏天的夜里不但炎热而且还很黑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膝盖擦地流了血。第二天父亲回来，母亲唠叨他几句，父亲没回答母亲自己昨夜在哪下棋，只是蹲下身怔怔地看着我摔出血来的膝盖，小心翼翼地帮我重新抹了点菜油，说自己以后不再通宵下棋了。果真，从那以后父亲就没再通宵下过棋。

后来，母亲才告诉我，父亲那天是躲在破旧的空猪棚内，猪棚内堆放着杂物，里面又没电灯，是在一根昏黄暗淡的蜡烛下两人杀得热火朝天，不知不觉就杀到天亮。真难想象，在炎热且蚊虫成群的夏夜父亲是怎样过来的。也许是我多虑了，对于像父亲那样酷爱下棋的人来讲，这些困难不算什么，只要有棋下就什么都忘记了。

1999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。父亲生病了，而且是绝症。我知道，父亲此时肯定很痛苦，转脸看见母亲红肿的双眼

及脸颊上的泪水，我能感受到母亲的心该有多痛啊！

多少年来，无论是生活的苦难，儿女的叛逆还是疾病的折磨，父亲都能坦然面对，我从来没见过父亲低过头弯过腰，更没见过父亲的眼泪。

可那天，我看到父亲眼角上有泪，父亲在弥留时是多么想和我们多待一会儿啊，从他眼神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父亲说自己很难受，我安慰他说会好起来的，每听到这话，父亲嘴角会露出一丝笑意，其实，他的病情比谁都清楚，也知道自已已经时日不多了。

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已经不能进食了，父亲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，我们日夜守护在他身边，疼痛起来的模样至今难以忘怀。

寂静的夜凉风萧瑟。灰蒙的月黯淡无光。我心惆怅又感隐隐作痛。2000年清明节前，父亲终于离开了我们。父亲走了，永远地走了。

弹指一挥间，24年过去了，父亲，您在天堂好吗？今天是父亲节，我在心里想为您唱一首歌，一首关于《父亲》的歌。



赛里木湖的日出 摄影 | 王冬妮（广东）

## 那年中考

■谢丙其（浙江）

我是在农村读初中的，马上就要进城中考了，爸爸决定要陪我去。那天我们父子坐了两个小时的车，提前一天到了城区，爸爸陪我找到第二天将要考试的考场后，我们在离考点最近的宾馆，开了个标准双人房住下来。

爸爸晚上睡觉打鼾那是出了名的，特别是在夏天。临行之前的那个晚上，我正准备关灯睡觉。我刚刚睡下，就听见轻微的呼噜声，我也没在意，就又睡下了。我刚睡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被一阵阵打呼噜的声音吵醒了，我看了一眼正在熟

睡的妈妈，妈妈正在蒙头大睡，没有任何动静，又看一眼爸爸，他的嘴唇有节奏地颤动，一定是声音的来源。我听着这一声声呼噜，想笑，但才舒展了一半的笑容又被我收了回来。因为，我想起了爸爸平时的辛勤付出。

爸爸四十岁出头了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中等身材，一双因操劳而布满血丝的眼睛。回想着以往一件件令我难忘的事情：记得我三岁时，夜里发起了高烧，一直不退，爸爸急忙背着我去医院，直到大夫证明我没大碍时，他吊着

的心才放了下来。还有一次晚上睡觉，我把被子蹬掉了，隐隐约约感到爸爸轻手轻脚地走过来，帮我将被子盖上才走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现在我也要中考了。宾馆房间里，两张床挨得很近，为了第二天能集中精力考试，爸爸要我早点休息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其实我是担心爸爸的呼噜声，如果一夜无眠，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出现什么状况。坐在床头上的爸爸微笑着说：“你先睡吧，我去趟卫生间。”随即轻轻地

把电灯关了。

月光透过窗户，悄悄地爬了进来。因为这次有爸爸同行，在宾馆竟然睡得安稳且又踏实，居然一点也没有听到爸爸的呼噜声。考试的时候我特别轻松，发挥得非常出色。我的成绩应该比较高，估计比前几次模拟考试还要好。

回到家，当天晚上伴着成功的喜悦，我竟然睡意全无。晚饭后，爸爸就上床休息了，看得出来，他非常疲倦。呼呵——呼呵——，又听到爸爸的呼噜声了。粗犷的呼噜声，熟悉的呼噜声。

我笑着对妈妈说：“昨天晚上在宾馆，我一点都没有听到爸爸的呼噜声。真的，好神奇呢！”

妈妈也笑着说：“你爸怕影响你考试，担心呼噜声打搅到你，他整夜一直披衣坐着，没有躺下，根本就不敢睡！你当然听不到他的呼噜声了。”